



大阪邮电剧场相继上演，引得异国观众捧腹大笑，场面很是轰动。“以前虽然我们也带过节目去海外十几个国家交流，但是像这样整本大戏出国演出，这是第一次。”王汝刚还记得来捧场的观众中，有在日的中国人，也有日本市民，“日本观众非常热情，他们看完戏之后还会在后台等着演员，和我们打招呼”。为了让日本观众更好地入戏，王汝刚想了很多因地制宜的办法，比如减少语言表达，增加动作成分，发挥滑稽戏短小精悍的特长；再比如邀请了几位日本笑星加盟，让中日喜剧演员的碰撞，更好地挑动观众笑的神经。

沪语文艺，一触即发

转眼又是12年过去，2024龙年来临之际，王汝刚虽然已经退休，却从未离开舞台——上周，他刚收到中国曲艺家协会发来的证书，连任“国际说唱艺术联盟”副主席。同一天，在中国曲艺家协会外联处领导的引荐与见证下，王汝刚还欣然收下第九个新徒弟——德国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、德国不来梅大学（Universität Bremen）生物认知系统教师、青年喜剧演员刘辉。“刘辉是上海人，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在德国高校里担任教师。作为优秀的华侨青年，这些年来教学之余一直在欧洲努力传播、弘扬中国的曲艺艺术。在‘国际说唱艺术联盟’的牵线搭桥下，我认识了这位小老乡，几次在欧洲访问演出时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次有缘在中国曲协有关方面领导的见证下正式收他为徒，我很欣慰。我希望他能好好运用自己

2024年1月，王汝刚连任“国际说唱艺术联盟”副主席，中国曲艺家协会外联处负责人在沪颁发证书。



在学术、语言上的优势，把家乡文化、海派文化的代表——滑稽戏介绍、传播、弘扬到欧洲，做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新一代曲艺艺人。”望着爱徒，王汝刚说出了自己的心愿。

与此同时，他还是上海人民滑稽剧团荣誉团长，还是“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”——去年，王汝刚还在都市喜剧《宝兴里》中出演了一个9岁来到上海、大半辈子都居住在金陵东路“宝兴里”的“花家阿公”。姜还是老的辣，一出场就引发观众阵阵笑声。而当“花家阿公”摇着蒲扇坐在藤椅上追述往事时，观众的思绪又随他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，感动非常。这一出“宝兴里”弄堂居民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而百宝齐出的喜剧，最终刻画出了老上海人“故土难离”的情愫。曾经“七十二家房客”的生活，虽然环境逼仄，却也满是人情味。

“我的心还是和滑稽戏连在一起。”王汝刚说，“只要有机会，有合适的剧本，我始终愿意上台演出。越剧名家袁雪芬很早以前就给我提出过建议，说滑稽戏应该改名为‘上海喜剧’，近年来我越来越赞同她的提议——滑稽戏应该是海派喜剧一种，它需要传承，需要创新，更需要融合——时代不同了，闭关自守是不行的，我们要吸收新的表演，新的题材，新的时代内容。现在喜欢滑稽戏的青年观众少，说明我们的融合程度还不够。到底是观众‘就’滑稽，还是滑稽‘就’观众？我想我们创作思路中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先搞清楚青年观众想看什么，再去融合各种表演方法。”

近日电视剧《繁花》热播，沪语版更是在上海掀起了一阵“重说上海话”的热潮。王汝刚也深有感触：“沪语文化兴起是非常好的，我作为市人大代表，也常常呼吁对方言的传承保护。现在我们的城市，看起来都差不多，像是水泥森林，而语言却是城市的血液和灵魂，让地方方言活起来，城市会更加‘鲜活跳’。上海人有句话叫‘侬发音音’，现在人家《繁花》发了，我觉得就是好事，不要去挑剔有几个音不够准确，好像有点‘洋泾浜’，上海话本来就没有统一标准，是五方杂处的结果。”

《繁花》掀起的90年代怀旧热潮方兴未艾，王汝刚也想起了一件旧闻趣事——90年代《青年报》曾经写过一篇报道，说“沪语就快消失了”，建议为了保护方言，“应该让王汝刚讲一段上海话，封在易拉罐里，收藏在人民广场当中，过几十年以后拿出来听听看”——俨然是上海话的“时间胶囊”了。幸好，《繁花》向大家证明了，沪语并未消失，沪语热一点就着，一触即发。这方言的基础还在，未来滑稽戏的发展就大有可为。📖